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

十

新古文辭類纂卷二十 書類四

諸暨蔣瑞藻纂集

林琴南答周生書

惠書獎借過力。至引王君徽庵林君述庵事。推僕為古之義士。傳聞失寔。此則僕所慚悚不敢遽受。必宜辨白者也。竊謂五倫中忽有朋友之一倫。戚非兄弟。分則路人。而古人于憂危喪亡之交。冒死扞衛。頗以為過。及僕身被家難。學業不立。朝夜震局。莫省為計。則存問誘掖。摩勵磋切。均吾友之力。方悟古人置朋友于五倫中。今果大亨其利也。徽庵王先生天性孝友。僕與游處二十餘年。其夫人躬被兄嫂摧殘。先生處之夷然。視兄嫂加竺。僕窺譽其意。咸出至誠。因愈加推重。先生亦蓄我如季弟。學問一事。巨獎尤力。先生既死。遺其子女二人。僕私誓將獨任其

婚嫁。僥倖不負死友之諾。其子元龍。依僕十年。已入邑庠。頗以詩筆驚其長老。距薇尸死之數歲。林述尸亦被疫死于烏麓道院。僕再哭弔之。舉族咸以幼子阿狀為託。僕亦如昔之所以處元龍者處之。亦將十年。阿狀入庠。與元龍同。其詩筆雄警。不如元龍之逋峭。僕時告以詩不足為當。求有用之。李船儒者之衡。僕之所以為此者。爾時寔未計其力之能至與否。即彼二君。審僕貧薄。亦未料僕之為能教養其子也。僕之為教。為教。並為元龍娶嬪。殆天幸使然。亦二子志趣不忍忘其死父。始至于此。究皆五倫中之常事。僕習知其故。不敢自奇。而足下為僕奇之。何也。且僕尤有思者。設彼二子。驕荒敗德。與僕為難。則僕亦不過太息流涕。委諸氣數而已。此外尚有何術。推之中興勛臣。力造區夏。苟无天人合德。亦未必遽成絕大勛業。故君子任

事能歸功于天。不唯无禍。亦以敦德。矧僕纖介之善。尤何足云。足下重我。恐我遂有逾量之譽。故不敢不辨。暑威伏唯珍衛。不
蒔。

林琴南與魏季渚太守書

紆南歸計。執事當北來。四月十四日。維舟紫竹林。冀得一遇。嘯
桐往省其戚羅公。云執事少駐旅順。紆自度不能更侍。遂南下。
而心甚念執事所制鐵艦。北軍曾不中程。而又傷人之多言。剛
者之易折。皎者之易污也。中夜浩嘆。快。如有所失。方今小人
之多。任事之難。在古寔亡可比。益上有積疑之心。下多分功
之思。有積疑之心。則膚寸之失。足累乎全局。有分功之思。則舛
望之事。彌甚于仇讎。故凡語言訓應。精神稍不相屬。引憾已足。
刺骨。況又忤爽質直。自行已意。此人言之。所以不直于執事。必

欲求逞者也。執事此行。短執事于新帥者甚夥。紆榮執事必坦然自信。狀執事亦聞鄭袖之短楚美人乎。美人自多其貌。其受禍乃不在貌。而在于掩鼻。今彼人亦以掩鼻短執事者。執事安能必新帥之弗貶王君之事。獄連裴少卿。惡王君少卿且所不惜。矧于執事有先入之言者乎。為執事計。不當南歸。當于北軍擇一善地處之。勿見才勿任氣。苟有報國之事。以誠懇雍容出之。古來志節廉介之士。至有不能成大事者。以盡人知其為志節廉介也。幹濟之士。先求韜匿。願執事留意焉。

林琴南上郭春榆侍郎辭特科不赴書

十二月晦日。舉人林紆頓首頓首。奉書侍郎閣下。紆聞士之歛然能不累辱于世。必其自省无競于人。亦將原其惡爭而崇讓也。而置之惡爭崇讓。世之善名也。紆七上督官汲。一第豈

惡爭之人哉。果一第為吾分所宜獲。矯而讓之。亦適以滋偽。而紆之省。不敢更希時名。正以所業異適世用。又患辱之累。至故不欲競進。以自取病耳。昨聞京兆陳公言。皇帝勅樞近大臣。論荐天下人才。以備特科。執事竟以紆進。始疑駭以為弗寔。既而聞周比部松孫言。乃知執事果不釋乎紆矣。古大臣之進士。雖不出于士之自進。亦必平日省其術之宜進。登其人之弗苟。而后登之荐牘。用副皇帝之求。今紆行不加修。而業益荒落。奈何貪美名。覲殊賞。冒進以負朝廷。而竝以負公也。公方以為士之憧。而造貴要大臣之門。益有所冀也。而紆默无冀焉。宜若可取而用。不知中有所蓄。雖日有冀焉。可取而用也。中无所蓄。雖日无冀焉。不可取而用也。以經濟之美名。特科之殊賞。謂聞而无冀。雖持儒弗能顧。紆以无蓄之身。又承累辱之后。故不

敢也。雖狀以公之清望見重於朝。以特科之美名殊賞。足以款動天下士。獨公所荐士。自屏弗進。世必以公為真能得士也。紆亦苟取其惡。爭崇讓之名。以沒吾齒。則沒齒之名。又出于公之所賜矣。謹頓首奉書以謝。

林琴南與姚叔節書

僕潛蟄京師。久咫尺之地。不與足下相聞。既而足下南歸。不居大學。有人言校長不直足下。尋校長亦不見直于李。子且不見直于司李之人。而校長行矣。繼其事者。不知為誰。狀以足下之鴻學才論。宜其不容于大學也。夫昔然不審中國四千餘年。繼紹之絕學。則蔽于東人之言。此少年輕獠者所為。雖力攻吾李。而不即墮墮于其手。蔽在妄庸巨子。剽襲漢人餘唾。以操撿為能。以釘鉗為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涂墍以說文之奇字。意境

誼法。概置勿議。侈言于衆。吾漢代之文也。僞人入城。購搢紳殘
敝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即以搢紳目之。吾弗敢信也。王
李之相競。以能古。震川先生。竊狀不之卻。而後來古文之紹其
傳者。未聞以滄溪弇州為正宗。矧弇州晚年之于震川。又何如。
震川之痛詆弇州。已不以能古屬之。矧今日庸妄之巨子。其道
又左于弇州。萬也。古人因文以見道。匪能文即謂之知道。蓋
古文之竟地高。言論約。不本于經術。為言弗腴。不出于閱歷。其
事无驗。唐之作者林立。而韓柳傳。宋之作者亦林立。而歐曾傳。
正以此四家者。意境誼法。皆足資以道。後生而進于古。而所言
又必喪之。衡此其所以傳也。孔孟之徒。傳之勿替者。以其善誘
也。莊列持其聰明。高蹠遠步。唯晉人紹之。已而光燄熒然。莊
列之文。亦豈擇摭釘鉉。如今日妄庸之巨子者邪。近者其徒某。

某騰噪于京師。極力排婚姚氏。昌其師說。意可以口舌之力。撓
磯正宗。且鄙附于目錄之家。矜其淹博。謂古文之根柢在是也。
夫目錄之學。書賈之帳籍也。京師書賈之老莫者。叩以宋明
之槩歷。狀謂文之有根柢者。必若書賈之帳籍。其可乎。貢父
兄弟讀書多于歐公。今日二劉遺集。寧足与居士集並立。矧庸
妄之謬種。又左于二劉萬也。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
後人尊惜抱為正宗。未敢它逸而外軼轉。相承而姚派。且立。
僕生平未嘗言派。而服膺惜抱者。政以取徑端而立言正。若弗
務正。而日呂擇捨釘鉅。震炫流俗之耳目。吾可計日而見其敗。
離違久。不得足下之書。故拾其所聞以相語。非斤斤與此輩爭
短長。正以骨鯁在喉。不擇取而出之。坐卧皆弗爽也。紆再拜。

廖季平與康長素書

長素先生足下。羊城分袂。倏忽廿年。音書未通。情感常切。想同
之也。世運變遷。浮雲蒼狗。台鼎以高。騫而見疑。鄙人潛伏。亦不
能免咎。國事差池。忽焉揖讓。個人升沈禍福。更何足云。頃因事
北游。訊悉近況。妙晤任公。積素良尉。君未肯渠來。我不能驟往。
東望茫茫。彌增怛怛耳。憶昔廣雅過从。談言微中。把臂入林。彈
指之頃。七級寶塔。法相莊嚴。得未曾有。巍然大國。偃壓彈丸。志
欲圖存。別梅營壘。太歲再旬。學涂四變。由西漢以進。先秦更由
先秦以追。鄒嘗言新則无字不新。言舊則无誼非舊。前呈回變
記。摘本一冊。求徵高明。周璞鄭鼠。不知何似。子雲言高者入青
天。自非同游舊侶。恐山陰道上。轉成迷惑耳。惠頒不忍二冊。流
涕痛哭。有過賈生。狀中外優劣。后起者勝。積非成是。洽髓淪肌。
非有比較。難決以違。間嘗判五洲為昆弟。推世界于中華。据撥

亂言之。禮為孔創。使別獸禽。春牀所譏。坊記所防。皆與海外程
格相同。中人日用。舊疾久癒。藥方流傳。博施同病。洋溢蠻貊。今
當其時。前陳倫理約編。頗為申叔。無量所許。以為戰勝攻取。非
此莫由。特鉤深索隱。難得解人。以石投水。端在足下。政學中外。
同剖野文。指揮若定。進退裕如。所謂深入黃泉者。非邪。以是為
救時保教奇策。台端其許之乎。鄙人畢生勞瘁。晚成二編。一以
尊孔。一以救國。嗟乎。尋行數墨。世不乏人。若此秘微。唯持知我。
獨是臣精衰竭。亡力擴充。非藉摩才。鷄肩巨任。匠門多材。何止
七十。深望閱兵秣馬。分道守攻。大功告成。克副素志。敢不撰奉。
凱哥。驩逆大纛。亦世界未有奇樂耳。倉卒臨穎。不盡所懷。廖
平再拜。

李梅庵書啓

瑞清幼習訓詁。鑽研六書。攷覽鼎彝。喜其瑰瑋。遂習大篆。隨畢
詰屈。未能婉通。長習西漢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始習今隸。
博綜六朝。統乏師承。但憑意擬。筆性沈醺。心与手乖。每臨一碑。
步趨恐失。桎梏于規矩。縛紲于氈墨。指爪摧折。忘其疲勞。歲在
甲辰。看云黃山。觀瀾滄海。忽有所悟。未能覃思銳精。以竟所學。
每自嘆也。而學士大夫。四方人士。昧其醜拙。競相請乞。學慚逸
少。而有老嫗竹扇之求。名异子雲。而有百濟維舟之丐。工愧官
奴。而有少年紗襪之奪。巧孫智永。而有戶限裹鐵之勞。纖絹充
几。帛素衍匱。余性復疎懶。筋驚肉緩。又官書填委。終日視事。堆
案稽滯。動延歲月。偶然作書。每失先后。率尔落筆。時有巧拙。而
人往。以先后為厚薄。以巧拙量愛憎。因執術之細事。致丘山
之疵釁。果何為者邪。且書者舒也。安事迫切。而索書者急于索

責每春煇佳日。野老牧童。猶得眺望消搖。移情賞心。而余獨拘
繫一室之中。並足鱸植。狀如斷崖。衿袖皆皁。唇齒濡墨。腕脫硯
穿。不得極豪。猷有不償者焉。人生如白駒過隙。何自苦如此。與
其興怨。不如息身。余友歐陽君重。慨丈夫也。嘗云。為人莫學
書。學書誠无益。拙无傷于己。善徒為人役。余每嘆服。以為至言。
自歐美互市。航軌束合。頃歲以來。商戰益烈。運籌用策。不出市
廛。滅國爭城。亡煩弓矢。是以大賈貴于王侯。卿相殘如厮役。尊
富卑貧。五洲一槩。夫貧困不厭糟糠。而高語仁誼。誠足羞也。昔
范蠡知士。治生於陶。子貢大賢。粥財齊魯。詩云。如賁三倍。君子
是識。余拙于為宦。歲奉所入。僅足自活。門知爭時。誠非所能。賣
書力作。儻亦末業。比之灑劑馬醫。或毋慚焉。猶賢乎掘冢博戲
云爾。

丁叔雅荅黃公度書

閉門讀禮。忽荷賜書。首致殷勤。中述世變。循誦未竟。不知涕之何從也。揚子雲云。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今之世果何世乎。而所謂聖哲者。吾未見其能馳驚也。斯何說與。康頻歲以來。奔走大江南北。即所識洞澈之士。相與論及左右。大都有神龍見首之嘆。朕康以暇日。徵諸先生所習。遊者則亦以大臣闔門。當為息憇之色。至其息愁抑鬱一發之于詩。以湘累之離騷。效英雄之種菜。康固有以知公之未能忘情于斯世也。此其志亦大可哀矣。但近歲以來。鄙禁稍解。康竊欲竭其髦之愚。惟公所以自處者。擇大吏之賢。倚之莫府。凡天下之措置。皆吾之所設施。策之上也。否則移寓上海。斟酌人才。內以聯絡大江三湘之志士。外以號召南洋各步之巨商。厚

集一中央最有執力之樞紐策之中也。大丈夫志事當堂：正永維不朽之業。失此不圖。后將何及。畏首畏尾。身其餘几哉。康志大才疏。百不一當。自分无用于世。乃來教辱之。以世好許之以同聲。將所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良鑒多門。以錚苓引牛者邪。然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康轉徙頻年。匪懷利祿。特以民族凋殘。世變搶攘。不自揣量。思効綿薄。以為海上綰八達四衝之轂。寔人才所盛衰消長之機。飄泊自甘。迂疎寡效。遂至于此。既而長沙張公辱一日之知。過采虛聲。賞其文采。謬舉召充大學教習之選。康報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至教習者。硃：窮年徐：云尔。汗青无日。頭白可期。无能為役也。若乃風舉颺發。任重道遠。一日千里。凌厲无前。雖以不才。猶能自勉。張公未及報。而家中凶聞至矣。既銜恤屏屋。塊狀獨處。而西林尚書復連發。

兩電迫促入川。不知其託任云何。寔以不能而止。此中心跡。馬能。不為長者一吐之虜。比得友朋書。皆勸節哀順變。敢不勉自抑制。以任艱難。姑于暇日。稍窺報紙。見徵君辟士累牘連篇。大半為清議所不容。夫曰經濟特科。而以斯充選。是猶弃周鼎而寶唐鉞。若硃碣之與美玉。哀哉。豈謂秦之無人乎。凡所陳說。都不能罄。心中仍若有千言萬語。必須傾之于左右者。兼以久別為憾。私冀台從得少留須臾之間。康于臘月中。更可出汕暢譚也。

丁叔雅再答黃公度書

康竊不自揆。妄有陳說。狂言謬論。不知云何。已發而悔。辱公書。不以為怪。而一若呂為可教也者。此固與人為善之心。亦見虛懷若谷之意。詩云。采芣采芣。无以下體。真執事之謂矣。承示上

策為數年前風志。狀康則謂尤宜于今。若戊戌以薨。康亦以自
取樞府封疆之說進。今公亦自知聲名有异于前矣。故必陽辟
其名。而陰圖其寔。康嘗綜觀中外士大夫。甲午以前與甲午以
后為兩人。而甲午以后與庚子以后。又為兩人。近自極尋常之
督撫。皆知西政之當仿。故練洋操。聘東人。遣學生。接跡而起。而
獨不敢露章一言。公于上者。恐為忌者所不悅。于己利祿有妨
故也。若明與之言。吾之奇才异能。可以佐君為理。狀決不望君
之保奏。彼內之可以據高官。外之可以得美譽。人情又何樂而
不為。如其吾道果窮。所如不合。則天壤之大。未見鴛鴦之无所
于飛翔。江湖之深。不聞鱣鯨之无所于游泳。大丈夫者。所貴其
可動可靜。能屈能信。凡事當操之于己。而不必受制于人。此則
移寓上海之說也。來書所慮。固在意中。狀康所謂移寓者。盡室